靜虛齋惜陰錄

靜虛齋惜陰録卷之九

吳興顧應

論古三

唐太宗一代之賢君也借乎其手刃同氣不能逃千古之譏司馬公謂太宗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則事非獲已猶爲愈也是固然矣但當時釁隙已成勢不兩立旣欲諸殺尉遲敬德又因突厥圍烏城薦元吉代秦王北征簡閱秦府帳下精鋭陰行謀害權入其手則事不可知矣此敬德等所以促太宗先發也然太宗處之亦太忍矣建成雖惡乃其

兄也而親射殺之建成之子五人元吉之子五人俱巳戮盡而又以元吉之妻楊氏爲妃及長孫皇后崩遂欲立以爲后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柰何以辰嬴自累乃止又以楊所生子明爲元吉後夫創業垂統之君後世子孫所視以爲儀刑者也而所爲若此豈貽厥孫謀之道乎厥後繼世之君類多內亂蓋以此也

唐太宗嘗謂尉遲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叩頭曰臣妻雖鄙陋相與共貧賤久矣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乃止人但知宋弘辭光武欲妻

湖陽公主之事而不知敬德亦有是也不特是也
初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驍將欲誘之使爲已用密
以金銀器一車贈敬德幷以書招之曰願迂長者
之眷以敦布衣之交敬德辭曰敬德蓬戶甕牖之
人遭隋末亂離久淪逆地罪不容誅秦王賜以更
生之恩今又策名藩邸惟當殺身以報於殿下無
功謬當重賜若私交殿下乃是貳心狥利忘忠殿
下亦何所用建成怒遂與之絕元吉使壯士夜刺
敬德敬德知之洞開重門安卧不動刺客屢至終
不敢入元吉乃譖敬德於上下詔獄將殺之秦王

固請得免厥後以鄂國公致仕閒居一十六年學延年術脩飾池臺奏清商樂以自奉養不交通賓客以病終夫敬德貴不易妻為人臣無外交又能保全晚節可謂賢也巳

唐肅宗即位靈武范祖禹以為肅宗以太子討賊遂自稱帝此乃太子叛父胡安國曰玄宗巳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真叛也其失在於玄宗不亟行而裴冕諸人急於榮貴以致此咎瓊山丘濬亦謂其燭理不明欲速而見小利遂陷於不孝不忠之罪愚謂當是時玄宗一聞潼關失守不顧宗廟社稷而

自爲脫身之計中外不知帝之所在則天下已無君矣使太子不正大位何以激厲人心號召天下之兵而致吐蕃突厥遣兵入助耶蓋亦勢之不容已者但玄宗回京之後不能承顏順志克盡子道以致李輔國矯制遷入西內露刃而迎使上皇驚駭幾至墜馬及輔國等素服請罪旣不斥其矯制之非乃曰卿等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觀斯言也則輔國之所以遷上皇者雖不出於肅宗之口實所以行肅宗之志也刑部尚書顏真卿首帥百官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

長史遷上皇者則以爲安社稷問上皇啓居者則貶之可乎不可乎又勒陳玄禮致仕流高力士於巫州致使上皇不懌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但知利天位而不知有父豈得爲孝乎且天子在上而輔國得以專恣行事肅宗於是乎失政矣

唐德宗貞元三年以白志貞爲浙西觀察使綱目書法斷曰宦官使名多矣未有爲方鎮者也宦官而爲方鎮與諸藩伍亦何以服其心哉終綱目書宦官爲方鎮二唐白志貞蜀王承休蓋譏之也按唐書本傳白志貞名琇珪故太原史事李光弼光弼

卒擢累司農卿在官十年德宗以爲敏遂倚爲腹心進授神策軍使賜名志貞善窺帝意言無不從從狩奉天以爲行在都知兵馬使與盧杞抑李懷光被懷光論斥貶思州司馬原非宦官也作書法者因柳渾有志貞憸人不可復用之說遂誤以爲宦官丘瓊臺素號博覽作世史正綱亦以爲宦者皆不考之故

綱目載中尉韓全誨與李茂貞刼唐昭宗如鳳翔被朱全忠攻圍危急李繼昭謂韓全誨曰昔楊軍容破楊守亮一族今軍容亦破繼昭一族耶慢駡之

遂出降於全忠復姓符名道昭按李繼昭本孫德
昭也初帝被中尉劉季述等幽于少陽院德昭爲
神策指揮使與宰相崔胤及周承誨等誅季述秉
輿返正賜姓名李繼昭及韓全誨刼帝如鳳翔德
昭不從然則在鳳翔出降者其李繼遠乎繼遠本
姓符名道昭蔡州人爲秦宗權騎將宗權敗流落
無所依李茂貞養以爲子改名李繼遠後朱全忠
圍鳳翔道昭出戰屢敗遂降于梁綱目作李繼昭
恐遠字之誤但道昭戰敗而降其駡韓全誨恐亦
未然

唐玄宗初幸東都次崤谷馳道隘稽擁車騎命黜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王怡等官宋璟云陛下富於春秋今始巡狩以道不治而罪二臣竊此相飭後有受其弊者帝遂命舍之璟謝曰陛下向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于上而恩在下姑聽其待罪于朝然後詔還其職進退得矣帝善之夫道不治而欲黜有司不爲大過然因此而爭治道塗則勞民甚矣即此一事而宋璟之善於補過玄宗之從諫如流皆可具見而璟又不欲以恩出於己而過歸于君較之後世之掠美市恩惟恐其權不歸

已者大相遠矣此其所以為賢相也雖然始於怒而罪及二臣聞人之言而即舍之亦足以彰人君改過不吝之善不必令其待罪于朝亦可也

宋璟以廣州都督入相廣人為立遺愛頌璟上言頌所以傳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為溢辭徒成諂諛者欲釐正之請自臣始詔許停止夫璟之治廣本有遺愛而不自滿假如此今之為郡縣者一遷顯位即立去思碑建生祠皆出於諂諛之輩又有因其子當道而為其父立祠於舊任者安得如璟之言一釐正之乎

陳聲伯作唐餘紀傳以南唐李昪比漢之昭烈梁之蕭詧蓋本於南唐書世裔譜以昪爲唐憲宗子建王恪之後以歐陽公五代史不當以南唐與楚越列爲世家其意蓋欲依朱子綱目帝蜀之例以南唐接唐之正統也以予觀之則有不同漢昭烈乃漢中山靖王之後統緒明白蕭詧乃梁武帝昭明太子之子若昪者少孤遭亂失記其祖司馬公資治通鑑云唐主欲祖吳王恪或曰恪誅死不若祖鄭王元懿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吳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爲宰相遂祖吳王自峴五世至父榮名皆

有司所撰考異曰周世宗實録及薛史稱昇唐玄宗第六子永王璘苗裔江南録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玄孫李昊蜀主實録云唐嗣薛王知柔爲嶺南節度使卒于官其子知誥流落江淮間遂爲徐温養子吳越備史云昇本潘氏湖州安吉人父爲安吉堡將吳將李仲福攻衣錦軍過湖州虜歸徐温愛其謹厚求爲養子其說不一縱使真爲唐之苗裔亦未得其實也又按吳王恪乃太宗子永徽中以房遺愛誅反累被誅四子皆流嶺表光宅中遇赦囬其子禕爲信安郡王朔方節度使屢立戰

功禘子峴肅宗時爲宰相建王恪憲宗子無嗣南唐書世裔譜亦謂建王恪無子以宗室子爲嗣史亡其名可見其不實也

通鑑載徐知誥領寧國節度使召徐知詢飲以金鍾酌酒賜之曰願吾弟壽千歲知詢疑有毒引他器均之跽獻知誥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變色左右顧不肯受知詢捧酒不退左右莫知所爲伶人申漸高徑前爲詼諧語掠二酒合飲之懷金鍾趍出知誥密遣人以良藥解之已腦潰而卒及考南唐書談諧傳申漸高在吳爲樂工吳多內難伶

人不得志賣藥於廣陵市昪元初按籍編括以善音律爲部長烈祖授禪吳朝老將唯周本爲元勲烈祖患其難制因其勸進至金陵曲宴便殿引鴆賜本本疑之旁取一巵均酒之半跪進曰臣與陛下千載一遇陛下不飲此酒殆非君臣同德烈祖變色左右莫知所從漸高舞袖升殿併飲之納金鍾於懐趍出烈祖使親信賜藥觧之不及腦潰而卒南唐書乃陽羨馬令所撰自言世居金陵必得其實當以南唐書爲是通鑑考異引南唐近事江表記二說以爲同出於鄭文寶一人而記載不同

故以爲毒知詢爲是而不考焉令南唐書何耶
王銍默記云藝祖初自陳橋推戴入城周恭帝即衣白襴乘轎子出居天清寺太祖與諸將同入内六宮迎拜有二小兒丱角者宮人抱之亦拜詢之乃世宗二子紀王蘄王也顧謂諸將曰此復何待左右即提去潘美在後以手掐殿柱低頭不語藝祖云汝以爲不可邪美對曰臣豈敢以爲不可但於理未安藝祖即命速退以其一人賜美後名惟正每供三代惟以美爲父而不及其他按五代史周世宗七子長宜哥次二未名皆爲漢所誅次宗訓

封梁王即恭帝次宗讓改名熙讓封曹王次熙謹封紀王次熙誨封蘄王熙謹乾德二年卒熙讓熙誨不知所終所謂惟正者其一人歟但宋史長編載宋太祖爲諸將擁戴自仁和門入令軍士解甲歸營太祖亦歸公署釋黃袍將士擁范質等俱至

太祖嗚咽流涕曰吾受周世宗厚恩爲六軍所迫一旦至此慙負天地質等未及對羅彥讓等挺劍

而前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質等不知所爲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從之稱萬歲請崇元殿行禪代禮召文武官就列至餔時班定獨未有禪詔

一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宣徽使引太祖就龍墀北面拜受宰相扶太祖升殿易服東序還即位群臣拜賀奉周帝爲鄭王太后爲周太后遷居西京不聞其與諸將入内之説黙記所云或未真也

宋太祖太宗授受之事程篁墩辯之明矣但太宗即位之後使德昭不得其死廷美爲柴禹錫所搆貶斥以死何其忍玌予以爲皆杜太后一言起之也杜太后監柴氏以幼兒主天下人心不附故欲太祖兄弟相傳以次及德昭固爲社稷至計然而勢不可行也太祖雖遵母命然亦素知太宗有君人

之度故嘗謂近臣曰晉王龍行虎步且生時有異他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雪夜幸趙普家議天下大事必與之俱故一旦以天下與之是心也公天下之心也即堯舜之心也太宗之心則不如是矣夫利者人之所必趨者也天下又利之大者使名分一定則人不敢窺伺今弟曰皇弟姪曰皇姪則人皆有欲得之心而離間之言易入誹謗之端易與矣征太原時軍中夜驚不知帝所在遂有謀立德昭者豈不以德昭爲應立之人而太宗之心從此不悅及還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

以爲言又大怒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也觀此則有不相容之勢矣爲德昭者又不能沉晦以免禍而自刎以死德昭旣死則廷美自不能安其位矣他日趙普對太宗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盖逆探太宗之心决不能傳位於弟也然而宋家弑逆之端亦自此絶矣故曰杜后之言勢不可行也

初宋太祖欲遷都洛陽群臣諫阻弗聽晉王言遷都非便太祖曰遷河南未已久當遷長安王叩頭切諫上曰吾將西遷者無他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王又言在德不在險

上不答王出上顧左右曰晉王之言固善今姑從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予按宋太祖之慮遠矣宋朝國勢之弱失在於無險可恃也群臣安土重遷憚於改作太宗亦不慮及於此何耶

宋真宗景德初契丹大舉入寇寇準力主親征帝至澶淵議和歲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疋成約而還議者咸謂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分爲南北矣準之功不在乎主親征之說而在於畫策欲百年無事之計何使其言獲用不惟無慶曆之悔亦無靖康之禍矣予以爲親征亦非上策也以萬乘之主而

親臨行伍萬一虜勢不退何以回鑾況真宗怯於用兵遣曹利用議歲幣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葢急於了事之意而小人又有幸兵以取重之謗準之心雖不欲輸歲幣挾使稱臣且獻幽州地其可得乎當是時虜主隆緒年幼宋兵尚强彼無故深入其曲在彼如準之初意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雖不用親征亦可也惟其親征故輕許歲幣虜情譎詐不常厥後又有增幣之議矣又有獻納之議矣又有割地之議矣宋之國勢日以弱者和好誤之皆造端於澶淵之舉也夫金幣民之

所產也以之養兵以衞民可也堂堂中國之尊而歲歲輸賦於夷狄宋之君臣不以為耻而反以為喜予獨惜夫準之策既不能盡用宜痛自謙抑不以功自居可也而未免有矜誇之意此其所以來王欽若之譖歟

續通鑑宋真宗天禧三年巡檢朱能挾內侍都知周懷政詐為天書置乾佑山寇準判永興軍以聞詔迎入禁中中外皆識其詐帝獨信之諭德魯宗道言姦臣誕妄以惑聖聽知河陽孫奭言乞斬朱能以謝天下皆不聽宋史寇準本傳則曰時巡檢朱

能挾内侍都知周懷政詐爲天書上以問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須命準上之準從之上其書中外皆以爲非遂拜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景靈宮使信如斯言則準之上天書旦寔使之也王旦宋之賢相也始則惑王欽若之言及受美珠之賜而甘心從天書之僞既又以此移寇準之初志胆直不及李沆亦不及孫奭遠矣又按準素稱剛直而復以天書進亦不過爲功名所動也

宋神宗熙寧初有事于南郊赦執政以河朔旱傷國

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石曰常衮辭堂饌時以爲衮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國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豈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盖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譏武帝之不明也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荅之會安石草詔引常衮事責兩府遂不復辭

又神宗謂宰執曰本朝祖宗皆愛惜天物不肯橫費漢文帝曰朕爲天下守財耳安石曰人主君能以堯舜之政澤天下之民雖竭天下之力以奉乘輿不爲過當守財之言非天下正理然安於儉節自是盛德足以率勵風俗予嘗讀史至此二節未嘗不嘆安石之姦佞也夫常祿固不當辭郊祀賞賚可以有可以省者也天子天下之主也財也者天下之財也爲天下而用之可也非爲奉一人也安石以守財之言非天下正理是何言歟夫堯舜之所以爲治者正以其節用愛人故澤及天下也

今日竭天下之力以奉乘輿不爲過當斯言也起人君縱欲奢侈之心矣孔子所謂利口覆邦家者正此之謂也宋儒或以安石有經術者予謂不然方新法之行中外皆以爲非明道被旨赴中臺議安石方怒言者厲色以待之明道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方爲愧屈范鎮疏云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顫乃自草制極詆之有經術以涵養者固如是乎宋徽宗惑於蔡京兄弟之言以之配享孔子亦

巳過矣又以其子雱封臨川伯從祀宋史斷以爲
沐猴而冠誠然也
吕惠卿附王安石新法驟至執政安石罷歸惠卿既
得志忌其復用遂出安石私書凡可以害安石者
無所不用其智鄧綰初通判寧州上書稱安石爲
伊周立青苗免役諸法民皆歌舞稱頌安石深喜
力薦之得召見爲侍御史判司農寺與曾布惠卿
同附新法至御史中丞安石復相御史蔡承禧論
惠卿姦惡綰欲彌縫附惠卿之迹以媚安石即發
惠卿兄弟强借秀州富民錢五百萬與華亭令共

爲姦利事置獄鞫之惠卿遂出知陳州獄久未成雱令人以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中下制獄安石不知也惠卿知之上書訟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又發其私書有無使上知之語帝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憤恚疽發背而死綰知帝厭安石意其去而失勢又上書言宜錄安石子及壻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綰爲國司直而爲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之斥知虢州即此一事而惠卿之背恩忌刻鄧綰之諂媚變詐王雱之陰

毒賊害小人之情狀皆可具見而安石之好人佞己取友不端亦可知矣夫君子之處世惟一誠而已彼詐偽之徒未有久而不敗者也

宋元祐初司馬溫公復相改王安石新法之害民者其雇役法以五日爲期同列以爲太迫蔡京知開封府獨如約改畿縣無一違者溫公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之有及章惇爲相創紹述之說議復雇役久而未定蔡京即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爲惇然之遂復雇役建中靖國初京爲御史所論奪職提舉洞霄宮居杭州童貫

以供奉官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數月京即與之遊不舍晝夜凡所畫屏障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由是徽宗屬意於京又結左街道録徐知常及宫妾宦官合詞稱譽得起其黨曾布鄧洵武交薦爲相京既得志陰托紹述之柄追廢元祐太后貶竄諸賢死徙畧盡以司馬公爲姦邪之首勒石文德殿門又創豐亨豫大之說誘惑人主鑄九鼎建明堂修方澤立道觀作大成樂製定命寶鑿大伾三山大興工役進朱冲子勔起花石綱徽宗亦覺其姦厭之京每閒將退免輒入

見祈哀訴伏扣頭無復廉耻至於父子兄弟視如寇讎雖與弟卞尊其婦翁王安石配享孔子及議論不合遂相詆於朝長子攸與京勢位相軋各立門戶遂爲仇敵愛其季子絛凡所判皆絛爲之且代京入奏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堂吏數十人抱案後從由是恣爲姦利竊弄威柄攸發其私請殺之帝不許欲逐竄京力丐免乃罷絛以撼京京無去意徽宗使童貫令其上章謝事京泣曰王上何不相容數年必有讒譖之者貫曰不知也京不得已以章授貫帝命詞臣代作三表請去降制從

之先是攸過京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握父手爲胗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此兒欲以爲吾疾而罷我也越數日果得致仕之命蔡京一門父子兄弟所爲若此不惟可惡而亦可醜蓋小人之心惟知勢利而已勢利之心一起則綱常倫理禮義廉耻俱不爲顧弑父與君無不爲之矣

宋徽宗爲童貫李良嗣王黼等所惑遣使至金約攻遼請燕雲之地許以歲幣四十萬及燕京租稅此

舉甚爲失策夫夷狄犬羊之性雖不許其物尚慮
其求索豈可先許之乎在真宗時已失之於前矣
却乃無故許以歲幣自處以弱且賦稅地之所產
以供軍國之需者也得地而納租與人何以異於
富室之佃戶乎况夫女真初屬於遼及其强大遂
叛之遼雖不道亦以臣而叛君也其出師攻遼亦
非吊民伐罪之舉不過恃强以併吞地土耳反從
而助之可乎故童貫白溝之敗遼使來言曰女真
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者也今射一時之利
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隣啓他日之禍謂爲得計

可乎救災恤隣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不獨貫不能對宋之君臣亦無以自解也或謂宜救遼者亦非也夫夷狄相攻我中國只宜自治固我邊疆蓄糧治兵以防其侵擾斯爲上策況金虜氣焰方張貪心無厭既得志於遼必來侵犯中原勢所必至者乃不豫爲之計而越境交好輕許歲幣興兵助惡納其叛臣張瑴又不能庇而斬首獻之李良嗣私許軍糧又不能應始則示之以弱終則自開釁端以致金人得以長驅而入如履無人之境遣王介儒撒離拇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

叛等事辭語甚倨且曰國家若以責朝爲可懼則
不長驅矣其恥視中國如此皆自取之也向使宋
不先許歲幣不約攻遼不納張瑴彼不知我中國
虛實豈敢無故侵侮縱使其桀鶩入寇責以大義
待其屈伏而後與之和亦不至於靖康之禍矣
宋高宗建炎三年扈從統制苗傅劉正彥以怨望作
亂殺同簽樞密汪淵及内侍康履等劫帝傳位皇
子旉請隆祐太后孟氏垂簾聽政改元明受平江
節制軍馬張浚江東制置使呂頤浩等會兵討平
之乘輿反正立旉爲皇太子尋卒朝野遺記云苗

傳劉正彥之變植虛器于前星欲自恣於凶狂耳
春宮未辯菽麥而魏公在建業乃受而殞之過矣
唐睿宗當帝數年又爲皇嗣者十餘載中宗復位
以親王就列德王裕爲劉季述等廹立昭宗反正
復歸東宮今明受之殞在鐵塔下丈老尚能言盖
當時并乳媪掩之云信如此言則高宗可謂不仁
而張浚亦不能無罪也及查宋史元懿太子傳云
帝復位乃以旉爲皇太子從幸建康太子立屬疾
宮人誤蹴地上金鑪有聲太子驚悸疾轉劇薨宋
史長編云元懿太子旉薨年三歲輟朝五日又簽

一樞密院事鄭瑴薨于位瑴執政甫百日上甚悼之

一謂大臣曰朕喪元子猶能自排遣瑴訃至殆不能

釋也觀此則掩于鐵塔之事恐未實

宋高宗以黄潜善汪伯彥爲相入謝高宗曰潜善作

一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及金兵犯泗

州都堂集議潜善與伯彥笑曰諸公所言三尺童

子皆能及之是夕泗州報至高宗大驚遣劉光世

一率所部迎敵士無鬪志未至先潰是日楊州城内

居民争門以出踐死無數從官有詣都堂問二相

一者潜善伯彥皆曰已有措置不必慮百官聞此復

自相慰既而金人陷天長軍帝遣内侍覘事奔還即甲冑走馬出門惟御營都統制王淵内侍省押班康履五六騎隨之是時潛善伯彥方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罷會食堂吏大呼曰駕行矣二人方倉皇策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藉無不怨憤司農卿黃鍔至江上軍士誤以爲潛善罵之鍔方辯而首已斷矣高宗之用相如此而欲恢復得乎至於苗劉之亂亦因賞罰不明致生怨望而内侍康履又擅作威福諸將多疾之渡江至浙左右宦者以射鴨爲樂比至杭州江上觀潮中官

供帳赫然遮道苗傅等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猶復爾邪於是遂誅戮閹宦而起廢立之謀矣此亦高宗失政之所致也

初內侍省押班邵成章上疏言黄潛善汪伯彦必至誤國帝怒除名發南雄州編管宋臣留正曰自古人君求言之路甚廣自公卿百執事下逮芻蕘庶人惟宦官女子非所當言借曰有益已爲非宜况未必有益而常黨邪害正乎唐明皇時雲南數喪師邊將擁兵大盛在朝之臣無一敢言高力士一日獨爲明皇言之可謂切矣而論者猶以爲朝廷

無賢百官失職而宦官言天下之事深為明皇不取邵成章言大臣之失未必非衆人所難言者故竄逐之可謂深得聽言之道矣予謂留正此論非也自朝廷之政體而言則宦官不當言大臣之得失若夫國步艱難之際彼亦臣子也豈可坐視君父之難而不一言之乎高宗之斥成章是矣至於殿中侍御史馬伸言之而卒至竄死亦豈非所當言者耶又太學録陳東撫州進士歐陽澈論黄潛善汪伯彦不可用李綱不可去遂斬于市得聽言之道者固如是乎宋度宗一日謂賈似道曰襄陽

圍已三年柰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帝曰適有大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無敢言者權臣之蒙蔽其君如此人主可不加察乎

三代以下中國之君爲夷狄所虜者晉有懷愍宋有徽欽然懷愍雖被害於虜而虜亦尋滅雖非晉殺之亦可以雪晉之憤矣東晉雖偏安一隅亦未嘗獻幣於夷狄也宋於汴城失守之時二帝與太后諸王及妃公主附馬六宮有位號者盡爲金人所虜京城巡檢范瓊開封尹徐秉哲反爲賊所用令

坊巷五家爲保毋得藏匿三千餘人衣袂相聯而往其窘辱尤甚宋之君臣謂宜卧薪嘗膽圖以復讐雪耻可也而高宗始則惑于黄潜善汪伯彦之言一意南奔繼而又墮秦檜之姦計枉殺良將岳飛并心於納幣求和而不知臣事夷狄之可耻較之東晉又不及矣其尤可笑者高宗即位不得報赦文於河東河北陜之蒲解恐金人知之何其畏懼之甚也向使高宗聽李綱宗澤張所諸人之言先入汴京拜謁宗廟度不可居擇長安或建康居之號召四方勤王之師以爲戰守之計則金人必

曰宋有君矣未必敢肆意侵陵也厥後孝宗雖銳意恢復然事機已失和議已定又無名將似難輕舉矣是則宋之不能恢復中原失在於高宗之時也

宋理宗在位四十一年首明濂洛之學黜王安石之祀當時儒臣謚議以其有功理學故謚曰理予謂理也者體之身心見諸事業不在乎言語文字之間也天子以天下爲責則當求治天下之理理宗之時金虜雖滅而蒙古日熾已有併吞江南之勢矣正宜日夜憂勤思所以致治保邦之道而乃專

事虛文以粉飾治道作訓廉謹刑二銘而有司之貪酷反不加察國用不足不思節用愛民而買公田以重爲民困鄂州之圍賈似道遣使虜營稱臣納幣元師方退乃殺其殿卒而以捷聞遂稱爲股肱之臣召入爲相既而元世祖遣郝經來告即位徵前日講和之議似道恐其姦謀敗露拘留于真州忠勇軍營匿不以聞致招元釁此皆偏聽生姦之故也是雖日講程朱之學何益於治哉況鑑稱理宗末年於宮中作芙蓉閣香蘭亭倡優傀儡游燕終日亦未嘗實用心於理學也郝經之被拘也

驛吏防守嚴逾獄犴介佐不能堪經諭之曰將命至此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公等忍死以待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夫元使尚知宋祚不遠而宋之臣獨不知之方且自謂道學大明元臣進宋史表曰聲容盛而武備衰論述多而成效少豈不信然也哉

通鑑博論謂元世祖聽妖僧祥邁之誘作妖書以毀昊天上帝貶孔子為邪道擬為中賢不足稱聖獨尊桒門之教令桒門舉火盡焚道藏然考之元史蒙古太宗窩闊台即位之五年詔以孔子五十一

世孫孔元楷襲封衍聖公修孔子廟已知尊孔子
矣元世祖中統二年大司農姚樞言以儒人楊庸
教化孔顏孟三氏子孫亦未嘗不尊孔子也但夷
狄之人原不知有吾中國禮義之教以中國人爲
之輔導始知有孔子然亦未深信之也至成宗立
始詔中外崇奉孔子建文宣廟于京師給曲阜林
廟灑掃戶以尚珍署田三十頃供歲祀武宗立加
封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是亦知有孔子之道
但終不如信佛之專也又謂令棄門舉火盡焚道
藏恐未然元史稱至元十七年詔諭真人祈志誠

等焚毀道蔵偽妄經文及板揆世祖尊用嗣天師張玄演加演道靈應冲和真人又於長春宫修設金籙周天大醮七晝夜詔三茅山三十八代宗師蔣宗瑛又遣宦者咬難訪江南高士持香信州龍虎臨江閤皂建康三茅山設醮蓋亦好道者恐止焚其偽妄者耳

元武宗詔加封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丘瓊臺曰孔子作春秋其意切切於華夷之辯毫髪不肯假借正恐後世夷狄或至於犯我中國之分防微杜漸無所不至豈意萸樞之後千有八百餘年天翻

地覆而有蒙古之禍𢦏由是推聖人之心竊恐其人
在天之靈必不之受也予謂瓊臺之論正矣但胡
元本夷狄之俗初不知有孔子一旦僭主吾中國
亦知我孔子之道當尊而加以隆號可見秉彝好
德之心不以華夷有間而吾夫子之道縱使夷狄
之人亦能使之感動興起中庸所謂天之所覆地
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
親正此之謂也又按通鑑宋徽宗崇寧三年賜辟
雍殿曰大成元蓋襲而用之耳非元武宗以是加
之也又論孔子封謚

卷九終

靜虚齋惜陰録卷之十

吳興顧應祥

論雜

傳謂倉頡造字天雨粟鬼夜哭此好事者附會之言何也天地開闢之時洪荒之世事簡民淳結繩以治而已及人文漸開於是天生聖人制爲文字寔自倉頡始厥後史籀作大篆李斯變爲小篆程邈變爲隸而草楷生焉人心日巧故字義日增亦猶汙樽杯飲之變爲籩豆簠簋巢居穴處之變爲宫室房宇勢所必至天何故而雨粟鬼何故而夜哭

乎且西南夷以刻木爲信于巡撫滇南見僰人有僰字玀玀有玀玀字木邦緬甸有木邦緬甸字八百車里有八百車里字亦必有聰明特達之人爲之創始未聞彼處天雨粟鬼夜哭也王充論衡辯之雖是但謂天之雨粟爲疾風所飄而至又引建武二十一年陳留雨穀形如茨而黑有似稗實或夷狄之地生此穀夷狄不粒食委之於地遭疾風暴起吹颺墜於中國此說非也夫風不過百里之內豈有外夷之穀能吹入中國乎蓋天地之氣化自有出於常理之外者歷代史所載有雨肉者雨

毛者兩血者輟耕録載元至正壬辰湖州有物若
果核與兩雜下五色間錯光瑩堅固破而食之如
松子仁人皆曰娑婆樹子後紅巾入城兩核處悉
被兵火正德初予在饒州餘干樂平之交天雨草
子土人拾而種之俱出一莖兩葉如旗鎗狀未幾
有汪澄三王浩八之亂蓋亦殄氣所致也

大唐六典云凡任官階卑而擬高則曰守階高而擬
卑則曰行王守谿震澤長語云唐制有勳有階有
官有爵爵以定崇卑官以分職務階以叙勞勳以
叙功四者各不相蒙有官卑而勳階高者亦有勳

階卑而官爵高者宋制列銜凡階高官卑則稱行階卑官高則稱守階與官同則無行守字予考宋史職官志凡除職事官以寄祿官品之高下爲準高一品已上爲行下一品爲守下二品以下爲試品同則否奉祿亦分行守試如御史大夫六曹尚書行六十千守五十五千試五十千蓋行厚於守守厚於試也神宗新官制於三省置侍中中書令尚書令以官高不除人而以尚書令之貳左右僕射爲宰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行中書令之職則以卑官而

行高官之事也紹聖間翰林學士蔣之奇言所謂試者非正官也今尚書侍郎皆正官而謂之試失之矣如以階卑則謂之守可也請凡爲正官者俱改試爲守則試與守大不同矣政和間詔選人在京執事官依品序帶行守試其外任則否宣和以後官高而仍舊職者謂之領官卑而職高者謂之視又按漢靈帝初以劉儵守光祿大夫三國時曹操以荀彧爲侍中守尚書令則漢時亦有稱守者非始於唐也元世祖以長子燕王真金守尚書令則元時亦有稱守者不止於宋也我　朝官制無

行守但京官未及考滿而陞者曰署武職推陞者亦曰署官雖陞而俸猶舊國初有試職今惟御史有試亦與宋時所謂試者不同近見士大夫任南京者往往自稱曰守甚無謂

宰我謂三年之喪期可已矣夫子責其不仁後人遂以此少宰我以愚觀之宰我亦不可及者也夫子詰之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直答曰安若他人必巧辭以釋之矣况宰我所對食稻衣錦乃在期年之後今之士大夫親死未及旬月公然飲酒食肉衣麻𨺗會談笑如常而又自稱讀禮反上議

昔賢之非何其不自反耶
郭巨埋子之事世稱其孝或有議其非者方正學遜
志齋集謂夫孝所以事親也苟不以禮雖日用三
牲之養猶爲不孝况俾其親以口體之養殺無辜
之幼子乎古之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
下不忍爲之故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稷思
天下有飢者猶巳飢之放麑不忍君子美之况子
孫乎巨陷親於不義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則天理
幾於泯矣予謂正學之論是以聖賢之道責巨也
且夫人情溺妻子之愛而遺其親者多矣巨能舍

其所至愛而一於養親其一念之發出於由衷當是時但知有親而不知有子謂之不知道不可以爲訓則可若以爲非孝則過矣及觀　五倫書云郭巨父没分財與二弟已獨取母供養寄住鄰有凶宅無人居者共推與之居無禍患嘗掘地得金一釜上有券云天賜孝子郭巨巨不收聞于官官依券題還之必有所據則埋子之事亦未嘗實也予又謂郭巨之孝感動天地理或有之至於金上有券云天賜孝子郭巨恐未必然殆記者欲揚巨之孝而文飾之過耳

世傳王祥卧氷之事蓋好事相傳之言遂以爲實殊不知王祥未嘗卧於氷上也晉史本傳云祥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常欲生魚時天寒氷凍祥解衣將剖求之氷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忽有雀數十飛入其幕鄉里驚嘆以爲孝感所致夫魚在氷下剖氷求之者椎碎其氷而入水以捕之也豈有裸體卧于氷上之理乎議者遂謂卧氷或至凍死反爲不孝豈不謬哉史又稱祥父母既沒之後年

番耳順不受徵辟弟覽勸之始應徐州刺史呂虔之召累遷至大司農高貴鄉公即位與定策功封關内侯遷太常封萬歲亭侯天子幸學尊爲三老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聞者莫不砥礪高貴鄉公被弑祥哭曰老臣無狀涕淚交流衆有愧色晉武帝爲晉王與荀顗往謁顗謂當拜祥曰相國雖貴魏之宰相也吾等魏之三公也王公相去一階安有天子三司而拜人者及入顗遂拜祥獨揖武帝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武帝踐位拜太保進爵爲公與何曾鄭冲等耆艾篤老

希復朝見每遣侍中任愷諮問得失既而屢乞骸骨聽以雎陵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祿賜如前几杖不朝大事皆諮詢之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簟褥舍人六人官騎二十人以子肇爲給事中使常優游定省以孑覲之祥之孝友高潔優於當時之人遠矣但先受高貴鄉公尊禮隆重其被弑也實出於司馬昭之心司馬氏逼移魏祚不能早退而又受晉武爵祿不能免臣事二姓之譏焉

人於平居暇日孰不曰吾能辯義利也及至臨財之

際橫索巧取無所不至其素貪者固不足責有一等外爲廉潔之名而陰通賄賂者比比而是故予嘗謂臨財毋茍得當在臨字上用功即省察之功夫也予爲山東叅政時廵歷昌邑謁楊震四知祠楣間多有往來士夫題詠內一首云濰之水其流湯湯令以濯穢守以流芳夫王密受知于震恐亦非穢人也古人報知巳亦有千金爲壽者密蓋不知震之心耳故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可見震平日未嘗以廉自處故密亦不知惟其不知乃所以爲眞廉也予亦有詩云漢家取士惟廉

孝大節如公信可師萬古千秋傳姓字青天白日
做男兒功夫正在臨財處𪍿檢須從暮夜時不是
故人渾未識此心誰遣故人知蓋以表震之心云
曹操既克袁紹表關羽爲漢壽亭侯漢壽邑名亭侯
爵也後人誤以漢爲國號止稱壽亭侯程篁墩學
士著關羽爵謚考是矣但謂漢壽爲犍爲則非考
一統志在四川保寧府廣元縣在秦時爲葭萌縣
費禕北屯漢壽即是此地楊升菴丹鉛錄謂漢壽
郡在蜀之巖道尤非巖道在蜀之雅州晉爲漢嘉
郡非漢壽也篁墩又云羽謚壯繆人以爲惡謚而

不稱此說亦非當時操雖表羽爲侯而羽即奔還漢初未嘗食邑於此及羽歿漢追贈壯繆侯胡元時又追封義勇武安王故世人但稱其爵而略其謚耳非諱之也又按解州志載關羽廟有四連環壽亭侯印一顆蘇州所刻漢晉印章圖亦載之又不知何故

郭林宗有母憂徐穉往吊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夫詩人之意本謂賢者不可留以生芻秣馬以致其願

留之意非以芻奉賢者也孺子此舉其跡似怪然亦謂林宗之爲人如玉而以上句啓之其於文義固自無害後人慕孺子之高而凡祭奠友人父母動以生芻爲辭不幾於以馬待人乎

晉郤詵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爲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官帝曰吾與之戲耳不足怪也郤字或作郄與郗字相似後人遂以爲郗詵凡作詩稱士子登第者皆以爲郗林郗桂不知其誤也又如張翰字季鷹本羽

翰之翰當爲平聲而人以爲詞翰之翰作去聲雖
社詩中亦作去聲唐韓翃字雄飛而孟啓本事詩
誤作韓翊後人遂因襲以爲翊如此之類甚多漫
志之

沈約侍梁武帝宴會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栗
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
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
勉固諫乃止及疾聞其夢齊和帝劍舌呼道士奏
赤章事文積前失遂大怒中使譴責者數次約懼而
卒有司謚曰文帝曰懷情不盡改爲隱隋薛道衡

作文帝頌煬帝覽之不悅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
朝此魚藻之義也將置之罪道衡不悟會議新令
久不能决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熲不死令决當
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憶高熲耶付執法者勘
之道衡自以爲非大過促憲司早斷暨於奏日冀
帝赦之勑家人具饌以備賓客來候者及奏帝令
自盡道衡殊不意未能引决憲司重奏縊而殺之
二子平日皆以文章自炫卒以輕言取禍士之處
世於文辭言語可不慎哉
晉書干寶傳云寶父寵一侍婢母甚妬忌父亡母乃

生推婢於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後十餘年母喪開墓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惡既而嫁之生子又寶兄病氣絕積日不冷後悟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爲搜神記予竊疑之天地間怪異之事何所不有婢在土中十年不死又出生子事之極怪異者但人死則魂已散豈能復入墓中顧婢至於十年之久鬼之飲食亦非可以啖生人者恐記者粉飾之過耳又嘗

見羅大經鶴林玉露云楊誠齋在舘中與同舍談及晉干寳一吏進曰乃于寳非干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于字下註云晉有于寳誠齋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師今查史傳俱作干寳韻府于字干字下俱不載惟鬼之董狐下亦作于寳及考翰墨全書氏族門作干寳必有所據恐干字爲是于字誤耳漫志之以助聞見

人有才藝而不自表暴不言而躬行者最爲難得予讀晉史而得一人焉魏舒是也舒初爲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而已後遇朋

人不足以舒補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閒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謝而嘆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轉相國叅軍封劇陽子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至於廢興大事衆人莫能斷者徐爲籌之多出於衆議之表遷宜陽滎陽二郡太守俱有聲稱拜散騎常侍出爲冀州刺史以簡惠稱繼山濤爲司徒威重德望禄賜散之九族家無餘財陳留周震累爲諸府所辟辟書既下公輙喪亡僉號爲殺公椽莫有辟者舒乃命之而竟無恙後以疾遜位舒凡事必先行而後言遜位

之際人莫有知者時論以爲晉興以來三公辭榮祿終者未之有也予嘗謂人有一技汲汲以誇示於人皆內無所養故耳若舒者其所養深矣於此觀之可見君子之學當以躬行爲本而不在言語之間也

程克勤蘇氏檮杌一書專闢蘇氏之學其序曰人皆知宋有王安石者其學術邪謬足以亡人之國而不知有眉山蘇洵及其二子軾轍之罪浮于安石倍蓰也予謂此言過矣安石以虛名聳動人主剛愎自信立青苗免役保馬保甲諸法引用小人騷

動天下民不安生又謂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法不足守遼使欲割地則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乃以分水嶺爲界割七百里以與之誤國之罪莫甚於此蘇氏曾有是否乎蘇軾嘗著論謂武王非聖人而是荀或謂其所見之偏可也若夫立朝大節所至之處皆有惠澤及民眞用世之才也而謂其罪浮於安石豈其然哉但其才高爲人所忌又作詩以譏諷時政似欠含蓄取禍之端蓋由於此克勤因其與伊川不合不滿於朱子故爲是說殊不知洛黨蜀黨之議起於伊川之門人賈易

力詆蘇軾以激成之不可獨罪軾也又謂其偃然自聖不復顧忌予謂偃然自聖可以責安石亦不可責蘇子也安石自謂其經術足以經世鄧綰稱之爲伊周則喜而薦之豈非自聖乎朱子雖非蘇氏之學至於論安石亦謂其汲汲以財利兵革爲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姦嗣雪流毒四海至於編名臣言行録則三蘇氏俱列其閒亦未嘗甚低昂也

后山叢談載司馬溫公爲武定從事同幕私幸營妓

而公諱之甞會僧廬荆公徃追之使妓踰垣而去度不可隱乃具道荆公集句戲之云年去年來來去忙暫偷閒卧老僧床驚回一覺游仙夢又逐流鶯過短墻幸營妓者同幕也温公諱之爲同幕諱也荆公戲之亦戲同幕也詩人玉屑及韻府群玉所載俱同後人不詳看同幕二字遂以爲温公曾狎營妓近見項喬甌東私録云魏泰之碧雲騢載司馬光營妓事實謗詆耳陰復春於韻府群玉載之古今遂以爲實又見黄瑜雙槐歲抄亦云魏泰之碧雲騢所載司馬光營妓事本謗詆也陰復春

於贛府群玉以爲實夫碧雲騢乃梅聖俞所著或以爲他人作而冒聖俞之名也中間並不載温公之事贛府群玉亦明白書同幕私幸營妓亦不曾指温公也黄瑜之看書忽畧如此而東莞陳建乃引之以入資治通紀惡足信哉

宋秦檜力主和議忌岳飛成功與張俊万俟卨謀殺飛籍沒其家又惡岳字將岳州改爲純州檜死然後復舊後因金虜猖獗太學生程宏圖上書訟冤方許其家自便孝宗陞與初史浩爲右丞相首言其寃詔復飛官以禮改塟録其子孫官之淳熙六

年進廟于鄂號忠烈謚武穆寧宗嘉泰四年追封爲鄂王理宗寶慶元年改謚忠穆尋改忠武今杭州岳祠稱岳武穆王仍舊謚而未及改也宜改忠武爲是或謂高宗生母韋后陷于虜庭故急欲和議以歸其母是大不然高宗既爲天下社稷之主當以天下爲重豈得顧其私親乎况當時若能乗飛破竹之勢恢復中原則金虜畏我之强母不求歸而自歸矣惜乎暗弱之甚墮於檜之術中而不知也飛之被害檜專主之而張俊與万俟卨附和之也豈高宗之本心哉

枘鑿二字其原出於楚詞離騷經云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鑿音漕穿孔也枘刻木端所以入鑿者也宋玉九辯云圜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又周禮考工記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鄭玄註云調其鑿枘而合之夫鑿以受枘如今之簨相似鑿方則枘方鑿圓則枘圓然後相入方枘而圓鑿則不相入矣今之爲文者不考其來歷止曰枘鑿之不相入亦有不識枘字而誤以爲柄鑿者楊升菴丹鉛錄辯之雖詳又引鄭氏註悞以爲考工記本文亦失之

不考竊意枘之與鑿不特方圓之不相入苟長短廣狹深淺之不同亦不能相入矣觀離騷經曰不量鑿以正枘兮鄭氏註云謂其鑿枘而合之其義可見作文者謂枘鑿之不相入猶之可也謂相枘鑿矣又曰奚啻枘鑿則大不通

今人謂酒之薄者曰魯酒蓋本於莊子莊子曰魯酒薄而邯鄲圍郭象註曰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欲辱之恭公不受命乃曰我周公之胤長於諸侯行天子禮樂勲在周室我送酒已失禮矣方責其薄無乃太甚遂不辭而還宣王

怒發兵與齊攻魯梁惠王常欲擊趙而畏楚救楚以魯爲事故得圍邯鄲今之人謂譙言酒薄曰魯酒蓋本諸此郁離子寓言譏世之好佛者曰昔者魯人不能造酒聞中山之人善釀求其方不得有仕于中山者主酒家取其糟歸以魯酒漬之謂人曰此中山之酒也魯人信之一日中山之酒主至聞其酒取而飲之吐而笑曰是予之糟液也兩山墨談不察郁離子乃寓言而遂以魯酒之得名始此誤矣

古者寫書俱用黃紙有誤以雌黃水塗之而更改其

上晉王衍言語未安隨即改口故號口中雌黃今人乃以好褒貶人之得失者謂之雌黃誤矣予嘗見洪邁進萬首唐詩表内亦云用雌黃水塗字則宋人亦用黄也又古人書俱卷成軸故曰玉軸牙籤鄴侯家多書架插三萬軸是可證也予昔巡撫滇南見大理府古寺中有藏經一部皆黄紙寫卷成軸字畫端楷帶行書極其工緻蓋蒙段氏舊物每卷後有一紅印曰皇帝聖德奉藏玄珠乃其僭僞時稱號也士大夫取其卷尾一幅以爲手卷其中間有字者揭去一層亦尚可用今皆零落盡矣

後世書用摺本而猶稱卷者襲其舊也天台陶九成輟耕錄云眞誥中謂一卷爲一弓楊用修丹鉛錄又云道書以一卷爲一弓音周與軸通及考字書並無弓字亦無弓字止有弓音鳩相糾繚也漫志之以俟知者

祭天地山川用牲牢黍稷玉帛者以人道事之也豺食獸也故以獸祭獺食魚也故以魚祭人食牲牢黍稷也故以牲牢黍稷祭玉帛人之所愛者故以之將敬天地山川鬼神無形之物豈能飲食置玉帛於何用況萬物皆天地山川所産無神則已有

則神自能取而用之奚俟於人哉然而享祀豐潔則鬼神來格者蓋豐潔則誠敬之至苟且從事則不誠矣來格來享者格其誠也享其誠也不在物也蓋人心與天地陰陽相爲流通人心至誠則自然感召和氣不誠則乖戾之氣隨之譬諸道家之呼風喚雨豈眞有雷公雨師與之驅使哉不過聚其精神以感物動之耳

道家塑天地山川日月星宿諸神俱作人形冠冕衣服之狀事雖不經然亦有故古者祭祀必有尸祀天地山川亦有尸周公祭太山以召公爲尸天地

山川無形可見必依人而行用尸者以人道事之也後改爲像亦尸之遺意也或曰天地山川之神無形也安能冠服然天地山川之神亦無口也安能飲食而以牲牢祭之乎故曰以人道事之也豺之祭獸獺之祭魚豈非以豺獺之道事之乎又按天文家以五星盈縮失次其精神降于地爲人歲星降爲貴人熒惑降爲童兒歌謠嬉戲塡星降爲老人婦女太白降爲壯夫處於林麓辰星降爲婦人無所不爲此必有據而云三國時熒惑化爲童子降于吳則星辰之精亦可爲人形也史記載霆

泰山之神以簡遺趙襄子則山川之神亦可爲人
形也予嘗思之理有不可曉者夫五星乃五行之
精華豈能降而爲人又復上天而爲星乎蓋人爲
萬物之靈與天地之氣相爲流通故天之列宿以
占人事無有不驗者人氣相感而見其爲人形其
實星之本體未嘗爲人也
近觀湛元明甘泉樵語云楊生問燔牛祀天天者物
之父母也以其子孫食其父母可乎甘泉子默然
有間曰而知仁而未知義矣今夫以穀畜養者而
謂以兄弟養可乎人天地之貴者也天高地下尊

卑位矣萬物散殊貴賤辯矣人之爲養也以祀其
祖考祀於天地報本之義也又觀王陽明傳習錄
謂禽獸與草木同是愛的把草木去養禽獸又忍
得人與禽獸同是愛的宰禽獸以養親供祭祀燕
賓客心又忍得這是道理合該如此愚謂二公之
言皆文矣而未究其實也夫天之生物物固物也
人亦物也人與禽獸及蟲豸之類皆有血氣者也
草木無血氣而有生意者也有血氣者必資飲食
以養無血氣者必資雨露以養自然之勢也然禽
獸之中有食禽獸者有食草木者蟲豸之類有食

蟲豸者有食草木者有不食草木而止吸露水者
惟人則并禽獸昆蟲草木而盡食之禽獸昆蟲之
相食或以力或以氣化之相制人則作爲網罟弋
射之類雖在深山巨澤之内皆能以計取之蓋自
開闢以來茹毛飲血之時則已然矣今曰爲養與
祭燕賓客而殺生無乃非情乎程子曰儒者有兩
說一說天生禽獸本爲人食此說不是豈有人爲
蟣虱而生耶一說禽獸待人而生殺之則不仁此
說亦不然大抵力能勝之者皆可食但君子有不
忍之心爾故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

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程子之言可謂道其實矣然則佛氏之不殺生何如曰佛氏無父無君之教非吾中國聖人之教也至於不殺生一節不可盡非之

古者女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妬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載於孔子家語今謂之七出議者謂無子惡疾乃其不幸非其罪也出之太過宜改爲五出王忠文七出議辯之詳矣近見陳聲伯两山墨談又云夫婦人倫之一也婦以夫爲天不矜其不幸而棄之豈天理哉在律惡疾無子之

列於夫疑非聖人之意愚以為此正聖人之意也夫娶妻本為繼嗣也女子以順為正世之女子忌刻者多已既無子又不容其夫置妾以致絕人之嗣者往往而是故聖人立法首言不順父毋而即繼之以無子使女子知其不執婦道與無子者禮所當去者也庶不敢縱其惡耳若雖無子而能和順逮下是為賢婦也豈一槩去之乎夫婦雖五倫之一然亦以義合者也義合則為夫婦義絕則不為夫婦矣孔門三世出妻不以為異後世溺於房室之愛而士大夫又恥於出妻養成婦性之惡有

終身受制於妻而不得行其志者聖人制禮正所以扶植綱常也安得謂之過乎至於惡疾雖出於不幸然不可以供粢盛共枕席則去之亦禮也然聖人止言女之所宜去者有是七者若有三不去則又當斟酌而行之矣

古者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不取亂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喪父長子不取胡訥小學註云逆家爲其逆德也亂家爲其亂人倫也世有刑人爲其棄於人也世有惡疾爲其棄於天也喪父長子爲其無所受命也又云喪父長子不娶却

可疑若無父之女不復嫁此理葢不可曉真氏曰
喪父長子不娶先儒以爲疑若父雖喪而母賢則
其教女必有法又非所拘也两山墨談云喪父長
子如春秋許穆夫人之類以其種育不明而所出
難辯是嫌疑之際君子所當慎者也予謂逆家亂
家本不當取世有刑人必暴横之家亦不可與之
聯姻世有惡疾如體氣顛癎之類恐其傳染惟喪
父長子似有可疑或者如小學之註爲是若以許
穆夫人例之恐非矣蓋衛宣公烝於庶母而生太
子伋及爲伋娶齊女而好又自娶之是爲宣姜生

壽及朔寘姜與朔譖伋公信之乃令伋之齊諭盜殺之以白旄爲識壽知之以告伋使無往伋曰君命不可逃也壽竊伋旄以往盜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無罪也盜亦殺之宣公卒朔立是爲惠公尚幼齊人使朔之庶兄公子頑烝宣姜生戴公申文公燬及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此淫亂之極者故詩人作墻有茨刺之聖人豈謂無父之女皆其毋與人淫媾而生者耶無非曉人之娶婦當知所擇耳如晉武帝欲爲太子娶衛瓘女楊后欲納賈充女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

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楊后盛稱賈女有淑德又密使太子太傅荀顗進言帝聽之竟納充女賈南風爲惠帝后以致敗亂晋國人家爲子娶婦可不愼乎

近閱兩山墨談曰史傳多言日本國乃徐福之後又曰仁山金氏通鑑前編勾踐滅吳註云吳自太伯至夫差二十五世今日本國亦云吳太伯之後蓋吳亡其子孫支庶入海爲倭也金氏博綜群書必有所據予考後漢東夷傳倭國在韓東南大海中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

國國皆稱王世世傳統其大倭王居邪山臺國光武中元二年奉貢賜以印綬桓靈閒國亂更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卑彌以妖惑衆共立爲主又有夷洲澶洲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神仙不得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市晉書東夷傳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國地多山林舊有百餘小國相接至魏時有三十國黥面文身自謂太伯之後唐書東夷傳曰日本古倭奴也去京師萬四千里其王姓阿每氏自言

初主號天御中主其後皆以尊爲號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以此觀之倭人自開闢以來已有之矣徐福所據乃海中之洲耳倭國固自若也謂太伯之後者本出於晉書蓋倭人既通中國漸知今古書籍乃其自詑之言恐未可全信

丘瓊山世史正綱於隋開皇七年書西域大食國人始至中國以爲中國有回回人之始蓋謂回回即大食國也及查一統志有默德那國乃回回祖國其國王謨罕驀德生而神靈有大德臣服西域諸國其教專以事天爲本而無像設則回回乃默德

那國非大食國也或者稱謂不同之故但唐史宋史俱載有大食國傳唐史傳曰大食國本波斯地隋大業中有波斯國人牧于俱紛摩地那山有獸言曰山西三穴有利兵黑石而白文得之者王走視如言乃詭衆衰亡命劫商旅保西鄙自王國人往討之皆敗遂滅波斯破拂菻西域諸國皆臣又云其王大食氏號白衣大食種有二姓一曰盆尼末換二曰奚深盆尼末換殺其兄伊疾自王下怨其忍有呼羅珊木鹿人並悉林將討之狥衆曰助我者皆黑衣俄而衆數萬殺末換求奚深種孫阿

蒲羅拔爲王更號黑衣大食宋史傳云大食國本波斯別種隋大業中波斯有桀黠者探穴得文石以爲瑞乃糾合其衆剽掠資貨聚徒浸盛遂自立爲王據有波斯國之西境唐永徽以後屢來朝貢其王盆泥末換之前謂之白衣大食蒲羅拔之後謂之黑衣大食與唐史大畧相同不見載有默德那國之說則大食國與回回殆各自一國也又按我　朝永樂間太監鄭和往西洋通事馬歡著瀛涯勝覽云天方國即默伽國回回祖師始於此一統志天方國古筠冲之地舊名天堂又名西域默

德那國其地與天方國相接宣德中遣使臣隨天方國使臣來朝貢方物當以一統志所紀爲是

世之論作詩者必曰唐蓋律詩始於唐唐以詩賦取士故人皆工於詩然其人品甚卑如宋之問盛唐之詩人也初爲少府監丞與弟之遜皆諂事張易之貶嶺南逃歸匿於附馬都尉王同皎家同皎素疾武三思韋后所爲言輒切齒之遜竊聞之遂上書告同皎與洛陽張仲之祖延慶武當丞壽春周憬等潛結壯士謀殺武三思廢皇后同皎等皆坐斬籍沒其家周憬亡入比干廟中大言比干古之

忠臣知吾此心三思與皇后淫亂傾危國家行當梟首都市恨不及見耳遂自刭之間與之遜皆除京官其所爲若是雖有詞華亦何足取哉故人皆曰文人無行夫文也者道之見於言語文字之間者也苟無所養而惟工於言詞正所謂巧言之流耳唐之詩人大率類此可見士之立身不在乎言語文字之間也

今之能詩者往往上擬楚詞漢魏甚至竊其題目而倣傚之予以爲不必如此夫詩也者所以道性情也比擬古人之作何益於性情況古今異宜若發

於性情之正而可歌可詠則古亦可也今亦可也何必一一竊古人之體而後謂之詩乎然詩之體貴乎温厚和平有含蓄不盡之意觀蘇公被㬥公之譖作詩以刺之止曰二人同行誰爲此禍使聞之者不怒宋人送唐介之詩夫豈不佳内未死姦雄之句幾乎罵矣况文彦博亦非姦雄豈通論乎此宋人之詩所以又不及唐也

靜虚齋惜陰録卷之十